



PARTNERS IN POWER

The Clintons
and Their America

by Roger Morris

「美」罗杰·莫里斯 著

一个资深调查记者的政治内幕调查手记

□ 卷二

权力伙伴

克林顿与希拉里的美国

□ 秉承调查记者最优良的传统，罗杰·莫里斯深入探查美国政治的核心，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权力内幕，将那一次次标志着克林顿和希拉里崛起历程的道义妥协与情感妥协一一列举出来。历经三年艰辛的调查和上百次采访，作为多次获奖的历史学家，作者准确地剥离和揭示出这对美国当代最有野心的政治家许多引人注目的、从未为人所知的细节和秘密……

从旧南方客栈里的暴民政治开始，《权力伙伴》一步步将读者引入那个导致并说明克林顿政权如何产生的、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裂痕的、有时是见不得人的隐蔽的大背景中去……

莫里斯将三个主题连缀在一起：克林顿夫妇政治目的的一致与生活中苦涩难言的相互关系；华盛顿两党制的混乱实质；但主要叙述的，是一位总统产生时发生在幕后的以贿金、欺诈及偏袒畅行无阻的金钱政治内幕……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百世文库

权力伙伴

克林顿与希拉里的美国

[美]罗杰·莫里斯 著

李小刚 马向阳 等译
王欲晓 陈遥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百世文库

□中文简体字版 © 199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由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权力伙伴

克林顿与希拉里的美国

[美]罗杰·莫里斯 著
李小刚 马向阳 等译
王欲晓 陈遥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75 字数:41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04-03682-4/D·154

定价:37.50元(套)

·十一·

Regnat Populus

“人民统治”

人们从全州的四面八方赶来聆听演说，把他们破旧的卡车、轿车和货车停放在肮脏的城市广场上，在骄阳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里面有失业工人，勉强支撑的小业主，负债累累的白人和黑人佃农，前途黯淡、神情焦虑的年青人和储蓄已所剩无几的老年夫妇——从奥扎克高原到小石城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到处可见瘦弱的孩子站在神情疲惫的父母身边。政客们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老调重弹，听讲的人群也就一次又一次地点头、欢呼。

“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吃不完的食物……可还是有人挨饿……我们建的房子从没有这样多过，可还是有人无家可

归……”他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在财富和权力的腐蚀下，政府就像一个只有一道菜的餐馆。”他接着说：“他们弄来一帮共和党侍者站在这边，一帮民主党侍者待在那边，可是，不管哪一帮给你上菜，都是同一个华尔街厨房准备的立法垃圾。”

这是1932年8月，路易斯安那的传奇人物休伊·朗正在阿肯色为哈蒂·卡拉韦四处游说。卡拉韦是一位因公殉职的美国参议员的遗孀，当阿肯色的民主党大人物正在物色一位继任者时，她被任命去争取填补丈夫剩下的任期，可那时娇小的卡拉韦女士确实有些太孤立了，如果她自己去寻求支持的话，在小石城的初选中，这位自命不凡的女人会遭到小石城领导核心的算计。当她和朗一起投两派中财阀的反对票时，他们的立场，就像在参议院中的席位挨得很近一样，趋于一致，他亲密地称她为“小妇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朗为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决定帮助她摆脱窘境。而现在，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竞选中，他跑遍了整个州，行程2100英里，短短一周内，他向250万人作了39次演讲，朗的传记作家哈里·威廉姆斯写道，他只想“引起一场骚乱……一场真正的阶级抗争”，向联邦中这个灾难最深重的州的混乱抗议，朗正是这样去做的。哈蒂·卡拉韦在乱哄哄中赢得了胜利，成为进入参议院的第一个美国女性。在整个繁忙的夏季里，在那些肮脏的广场上，朗告诉人们早已了解的事情。休伊·朗“点着了阿肯色的怒火”。在本地的政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运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H.L. 门肯曾谈到“阿肯色充满瘴气的丛林”，并称其为“全人类最糟的州”。一位当地作家无意中发现，这个州19世纪的开拓者“都是些盗贼”，另外一些人谈到该州时更加

尖刻,但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哈佛学者 V.O. 基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南方政治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写道:“在欺骗恶习根深蒂固、到处盛行这一点上,阿肯色州仅次于田纳西州”。就像是在描述一个遥远昏聩的外国专制政府,他说,这个不幸的州还缺少民主政府最本质的机制。

对政治的不信任深深烙印在该州的居民心里,他们想方设法逃避这种古老邦联式的阶级统治社会。像南方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愚昧而又野蛮,世代居住者都讨厌政府。衰朽的州政府妨碍着执行立法机构的决议。许多税收的立法要 3/4 票数才能通过,但这么高的票数很难达到,一个简单多数就能推翻州长的意见。为了能方便地去维护该州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机构也被故意削弱。小石城的政府使得它胆小的市民接受了一种全新而又奇特的阿肯色方式——腐败的共和党统治方式。宪法严肃的保护和压制功能成了对特权的保护和对改革的压制。政府对小圈子里的人给予偏袒和让步时倒是非常积极。一位被保护人说:“在阿肯色,自由企业就是在首府你能随便从朋友们那里得到好处。”要说共和党恋栈是为了捞更多的好处的话,那民主党想抢班也不是为了消除腐败,一位观察家在 60 年代谈到州里的共和党人时说:“等到共和党总统上台时,等在走廊上要钱的那几个老人就没有了。”

在政治外壳里面,是阿肯色社会权力和经济的残酷现实,这里是一小撮金融寡头和公司巨头的殖民式的专制统治。最先来这里的是殖民者、银行家、投机者和农场主;接着是经营木材、油料和矿产的开发商、公用事业商和家禽供应商。不管是粗俗的投机商还是彬彬绅士,阿肯色州都大开门户,阿肯色寡头政治的延续更多的是依靠金钱和影响,

而不是出身和血统，它的家长制作风现在看来残酷而又野蛮，虚伪而又谨慎，虽然这一切很快都过去了。70年代末以前，这里聚集了一大批银行、房地产公司、控股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庞大的斯蒂芬斯家族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是国内除华尔街以外的一个最大的投资银行帝国，在一种小集团的社会和政治统一体中，一切取决于聘金、回报、共同利益集团和他们内部遵循的准则，正是这一点形成了阿肯色州独一无二的金钱和权力的文化。

表面看上去，这一体制非常陈旧，只是美国政治在地方上的又一个奇特的翻版。一个见习律师说：“我们没什么不一样，只是更甚。”如此看来，阿肯色“更甚之处”就是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一项研究显示该州的农民“非常接近在北美大陆盛行的中世纪农奴”。人类学家在考察20世纪初在霍普发现的非洲裔美国人基地中的遗迹时，他们震惊了，与史前和现代的其他人群相比，有一部分人竟然忍受着如此严重的饥饿和疾病的痛苦。在美国，巨富是以赤贫为代价的，财富和权力如此集中，而被当地一家报纸巧妙地称之为“穷州巨富”，观察家们也震惊于收入如此悬殊，在少数富豪与大批劳苦大众和贫民之间，只有一小部分中产阶级。1992年的《阿肯色时代》杂志写道：“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像阿肯色州，贫富悬殊如此之大，从沃尔—马特沃尔顿的亿万富翁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文不名的穷光蛋。”1993年，当地一位部长说得更简单：“哦，以前的阿肯色财富是不少，问题是那么几个家伙把其中的大部分都据为己有了，剩下的已不多。”

自我吹嘘的民主党人和改革家们来来去去，比南方的许多其他地方还要明显，他们走的还是答应了却不兑现的

老路。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他们只是“一群转瞬即逝的蛊惑民心者”,汲汲于永久的地位,留给充满期望的选民的只有“美好的回忆”。在休伊·朗为哈蒂·卡拉韦竞选而奔走的半个世纪后,这里“仍然是美丑并存之地”,一位当地作家说:“就像一个大的乡村俱乐部——里面都是些富人和土地所有者——另外两百万人则是农民、佃农和艰难度日的小商人。”他们身上都体现了阿肯色那句诙谐的格言 *Regnat Populus*:“让人民统治”。

像在别的地方一样,种族主义成了一种蛊惑人心并用来区别人群的工具,掩盖了白人在经济上剥削黑人的本质。20年代棉价崩溃后,大量的非洲裔美国人迁走,剩下的只占全部人口的16%,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贫困区。80年代,黑人的选票对比尔·克林顿来说,是最关键的,虽然与更先进的州相比,整体上看来这里的公民政治权利并不发达。在废除了如此丑恶的公开的种族主义之后,阿肯色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大多生活麻木而自得其乐——在形式上被赋予了某种民主,但没有任何经济物质上的兑现——且不管政治上的兑现是不是含有水份。

该州的报纸和广播都掌握在统治利益集团手中,这些编辑和记者们常受到威胁或者被收买。前不久,一位罕见的独立新闻记者就树立了一个榜样。出版商吉恩·沃吉斯曾试图揭露60年代到70年代投票箱中的欺骗和其他腐败行为,但他一生中遭到近12次诬告,但他幸存了下来。其中包括7次指控他作伪证,罪名从诽谤到间谍等等,一度曾被判3年苦役,只是后来因主要控诉证人被证明是在说谎而得以幸免。沃吉斯对朋友们说,阿肯色就像墨西哥

城,在一个戴着民主面具的一党专政中,警察和司法系统——包括民主党控制的法庭——只是在欺骗群众,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为了政治上的平衡,如果少数派和共和党采取合作态度,第三党运动和其他组织也不持异议,那么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沃吉斯的同行就比他聪明,像墨西哥城的那家被收买了的出版社一样,早就学会对阿肯色州的政治现实轻描淡写,有时也嘲讽一下某些傀儡政客,但从不过火,更不会涉及从法庭审判或闲谈中了解到的更黑暗的层面。

在20世纪快结束的最后10年中,这一独裁统治的实质更加明显,也更加微妙,在国内其他州看来几乎成为被嘲笑的旧时代的标记。这种压制的后果是,从奥扎克高原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谦卑和屈从如此根深蒂固,并且带着强烈的敏感、一种受害者的自傲和愤怒。在阿肯色选民中它还制造着讽刺效果,不仅仅是一种对他们命运的不情愿的接受,而且是一种对政客们信誓旦旦要改变一切的承诺的心悦诚服的轻信。对于指出痛苦耻辱的人,他们满怀愤怒,而且本能地拒绝去面对这样一种现实:这一体制正愈加强大。在“现代”的阿肯色州,从佃农制到鸡肉加工生产,再到公司法,什么都有,从上到下倒也是一环扣一环,最后都在自定的道德规范上找齐。1993年一位社区领导说:“不管政治现实如何,我们不得不自我感觉好些。”

☆ ☆ ☆

诗人约翰·古尔德·弗莱彻这样描写在工厂、农村和杂货店工作的普通人:“他们无所适从”,他或许还应该再加上

一句，“小石城的官僚们不会为他们做什么”。政客们的忽视并非偶然或者暂时的。两年聚一次，立法官员们忙于一位见证人所说的“受贿和宴请”。对在位者来说，立法机构是一个天堂、一党执政的堡垒，阿肯色政权则像一幅一成不变的讽刺画，即使以最臭名昭著的南方标准来看，它也只是一种“公私利益的丑恶纠结”。50年代末历史学者哈里·阿什莫尔写道：“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有效地约束它。”

一位观察者说，当立法委员们厚颜无耻地从大公司领取红包时，律师和游说者们“活跃于会场内外，频繁地对表决施加影响”。到60年代末，35个州的17名参议员依旧从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煤气公司领取薪水或其他馈赠。一位资深游说者发牢骚说：“阿肯色立法委员会根本不会去关心法规和利率控制。”10年之后，一位代表对猖獗的腐败之风耸耸肩说：“是啊，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话，我们恐怕就不会有什么政府了。”

在小石城建在山顶的议会大厦——俨然是华盛顿国会山的模型——州长在欺诈、谋划和执行重大举措方面是强有力的。1968年之前，受两年一届任期的限制，事情办得“乱哄哄的”，一位助手这样形容——复杂的司法和立法程序弄得支离破碎，而且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党派监督，还是被历史学家称做“个人说了算”的那一套继续在官僚机构中盛行。阿肯色州的政府官僚们按照他们各自的个性来行使权力，而不是依据法规或计划，一种擅长于操纵权术的政治、谄媚和个人应变能力成为政府作风。

50年代末以后，有四位彼此不太相同的人物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奥瓦尔·福伯斯，一位边远地区的狂热社会主

义者的儿子,又是1957年小石城学校危机中全国闻名的暴徒,还是小石城知名的革新派,他曾为教育和公共设施筹资,揭露可怕的州立疯人院,在那里伊迪丝·卡西迪曾接受治疗,而最终他在与黑人对抗之后又和他们或其他反对派讲和。温思罗普·洛克非勒,那时的第一个共和党州长,后来证明是一个不中用的党员和摇摆不定的改革者、一个平庸的政客,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一个作家称他为“阿肯色自由派落空了的希望”。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他依然想把该州推向前进,在州政府的台阶上,领着大家唱《我们必将得胜》。

70年代,戴尔·邦珀斯击败了他。邦珀斯曾是一名小镇律师,竞选时虽然很缺钱,但他退还了斯蒂芬斯公司送的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他组阁后致力于减轻税率,进行了其他改革。一位崇拜者谈到他与旧政权的支持者公开保持距离的做法时说:“他们恨他,但又不得不支持他的工作。”邦珀斯之后是戴维·普赖尔,他的姿态非常讨人喜欢,并且在1975年到1978年第一次委用黑人和妇女进入政府机构,标志着与白人唯尊的传统告别。

通过这个人,州政府现代化了,但那关键性的一步谁也没有迈出。表面上干劲很足,都有大展宏图的架势,但这完全是“南方式的”,在当地作家的笔下,不管是邦珀斯还是普赖尔,都是那种“更注重架势的政治家”的代表,如果说他们是什么精英的话,那也是当地的金融寡头和保护者们所需要的那一种。在他们做表面文章的政治班子里,吸收了妇女、少数民族和以前被排斥在政治外的年轻理想主义者。然而在阿肯色,这一切都是在真正权力的边缘发生的,四人中没有一个人曾违反传统法规,或者与以他们的名义统治该

州的实质统治者对抗。

当福伯斯像一个政治傀儡在那里徘徊时，洛克菲勒已溶化在了酒精里，邦珀斯和普赖尔已成为参议员，阿肯色的权力依旧如故。里根—布什时代假想的经济膨胀给农场主和投机家们提供了被他们的金钱控制又给他们以政治保护的新官僚体制，他们在办公室、银行、律师所和乡村俱乐部暗地里进行活动后，悠闲地生活在奥扎克群山峡谷间的葱郁人造林中典雅的白色别墅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5年，比尔·克林顿步入该州政界。1993年离任时他已当了12年的州长，比洛克菲勒、邦珀斯和普赖尔的任期加起来还要长。在小石城，他有着良好的政企关系，该州历史上这方面无人能与他匹敌。他声称，他在阿肯色为阿肯色所做的，证明他有资格管理这个国家，而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这里的记录影响和解释了这位总统在华盛顿的所作所为。

☆ ☆ ☆

1976年克林顿竞选总检察长期间，曾笑着对一位亲戚说：“我整个白天用来和人握手，晚上则打电话筹钱。”这句玩笑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景：竞选进行得四平八稳，资金也充足，一名助手说：“他几乎已经拿到了办公室的钥匙。”一位曾在一次又一次聚会上见过他的记者写道：“他显得很轻松，喜欢干些劈柴泼水的活儿。”在党组织内他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与两位年老的、对异性已没有吸引力的主要对手的竞争中，他显然高出他们两头。

同1974年一样，这里有许多同样的志愿者和捐助，雷

蒙德伯父的房产、赞助及其他捐助超过 30000 美元，其中大多数来自银行、保险公司和房地产业及小石城斯蒂芬斯金融帝国的基金。但竞选资金明细表上也载明 15000 万元是他自己的，相对于法院给他的可怜的薪水，这也是惊人的数目。还有一笔现金是雷蒙德·克林顿和家族世交们悄悄赞助的。

有斯蒂芬斯公司的经理当他的代理人，克林顿在忙于自己的竞选的同时，还协调吉米·卡特 1976 年在阿肯色州的总统竞选，显然，与政府的关系和后来联邦政府的保护更增强了他的实力。他自信能够胜利，但又小心翼翼地谋划在某一转折点上对原来的同盟者反戈一击。《阿肯色民主党人》载文写道：“应该说，这样做的利弊是同时存在的。”两年前的国会选举中，他还在讨好、依赖劳工的支持，现在，他则一脚踢开了他们，直截了当地反对该州的“工作权利”议案，从此与当地劳工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痛苦的斗争。

他不断听取新婚妻子的建议。那个春天，希拉里除教书外，还做一些自由律师的工作。一位与她共事的高级律师说：“她不时与他通话，每天都要联系好几次，我要告诉你，她是一头冷血的小母牛，告诉他如何跟这个或那个团体打交道，不管以前如何支持过他们，该踢开谁、讨好谁以赢得那场竞选。”另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巨大的推进器和发动机”，她要弄清集会上的美国旗大小是否合适，支持者有没有分布在人群中以给人留下拥护者众多的印象。他的一个主要反对派，克拉伦斯·卡什说：“在他抵达之前，她已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作为一名候选人，克林顿曾当过律师，当人们质问他这方面工作的经历时，他很快声称，他曾为 15 个县的客户做

过代理,案件从离婚到重罪到损害赔偿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法学院当讲师和参加竞选的3年中,他几乎从未上过法庭。选举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他的竞选组织每天向媒体和公众大肆宣传他的“一揽子计划”——包括严惩罪犯,而他的虚假供述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在1976年5月的初选中,他赢得了60%的选票。由于在大选中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正像一位当地编辑指出的那样:他是以“邦珀斯-普赖尔温和革新派的继承者的姿态出现的。”

当选后,他随即落实他的总检察长工作班子人选,同时,还在帮助卡特在阿肯色的总统竞选活动。8月,希拉里也加入了卡特的阵营,作为印第安纳州竞选班子的副主任参与组织工作。脱离开法学院和阿肯色政坛,她在那里待了一个秋天。



虽然希拉里和她丈夫的努力在党内也得到承认,但艰巨的工作主要还是为卡特进行游说,这主要是由贝齐·赖特承当,等于是给很有可能当选的总统在首都再添一把火。支持卡特竞选期间,她曾与克林顿有过短暂接触,总统初选中他们也曾支持他当候选人,双方都面对一个问题:民主党的竞争力和前途。

1976年,要与佐治亚州州长一决雌雄的是党内最主要的两位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亚利桑纳州的莫里斯·尤德尔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弗雷德·哈里斯,一旦他们得手,民主党和政治金钱及华盛顿游说者和官僚机构之间的秘密就会昭然于世——国会中的两党腐败也无处遁形,在那里,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半斤八两。是吉米·卡特隐秘的“新南方”商人政治得胜，还是金钱得胜，这很难说清。同样地，1976年克林顿对卡特的支持也很难说就是胜算。接下来统治阿肯色的十多年中，甚至17年后他们的白宫政治和政策都要受到今天决策的影响。

在卡特看来，印第安纳州一仗将十分艰苦。因为一开始杰拉德·福特就采用这种策略，即指望依靠南方这块基地以及东北部民主党阵营中的一度分裂。然而，这位来自阿肯色的新的副主任一点也不松劲。同事们都还记得，在印第安纳波里斯时，希拉里·罗德姆一改老派的运作习惯，认真安排竞选活动，而卡特派的灾难，就是以前不现实的主导思想：好像不尽量尖刻就不足以打败对手似的。《华盛顿邮报》的唐尼·拉德克利夫认为，希拉里的新作风“是对60年代该派理想主义者自我陶醉的一种反正”。他从希拉里的所作所为中似乎悟出了肯尼迪、约翰逊、汉弗莱和越战时期的国会都失策在什么地方。

像4年前比尔·克林顿在得克萨斯，现在希拉里·罗德姆对付该州那些乡镇老板，就像同大公司律师和学生志愿者打交道那样轻松自如，而且非常在意一些细节问题。一位县主席在选举中自乱阵脚，当他打电话来请示该怎么办时，她称他为“蹩脚货”，后来再有什么事也基本上不安排他去做。她还决定在前保释官的半圆形办公室设立一大排热线电话，雇用一些临时工，好在场租和工钱都很便宜。正当卡特带着一系列竞选方面的战略错误和管理上的混乱磕磕碰碰地奔向终点时，她虽对卡特的作为私下里很为不满，但还是为工作人员打气，最重要的是，工作人员们都还记得，她用自己的标准、严格的纪律约束那些犯错的工作人员。

一位作家写道：“希拉里不用刑罚。”竞选前夜，他们在电视网现场直播中看到，印第安纳被让给了福特，从一开始这就不是是一场真正的竞选，然而，她还是留在弥漫着沮丧气氛的总部，展望1976年的印第安纳将会怎样。第二天拂晓，卡特最后还是赢得了大选。

她本该带着她来之不易的奖赏、带着为比尔·克林顿日后的总统竞选有帮助的各方面的关系回到费耶特维尔的。但吉米·卡特任命她为国家法律服务委员会的成员，以表彰她在印第安纳州工作时的成绩。这个委员会是国会建立的为穷人提供服务的公众协会。在委员会，她跟米基·坎特一起工作，他是卡特另一竞选班子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前民主党参议员的助手、律师、劝说者，1992年成为克林顿竞选班子的负责人。在阿肯色，克林顿和参议员邦珀斯、斯蒂芬斯公司的实权人物杰克逊·斯蒂芬斯、一位卡特的密友和主要捐助者成为伙伴，分享给该州的12个职位，包括联邦议席。有一项任命非常重要，那就是联邦国内信贷银行委员会主席，它对国家储备和贷款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总检察长克林顿还是他那有着优秀政治才能的妻子都无法安置他们的人选——他们在斯普林代尔的朋友、泰森的律师吉姆·布莱尔。

☆ ☆ ☆

在小石城，这位总检察长的职位是该州宣扬改革的一个悠久的讲台，在任者往往要抨击特别利益集团但又不伤其筋骨，阿肯色大学的政治学家阿特·英格里希写道：“在阿肯色，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而克林顿身处其中如鱼得水。”在

公用事业费问题上,他很快宣布站在消费者利益上,而且政府会积极介入,声称要调整他称之为“混乱”的财产税,使之合理化。他还指控非法垄断牛奶价格的商人,对向他欢呼的人群说:“某些大公司正在盘剥你们,就跟破门而入、抢走你的财物别无两样。”同样受到欢迎的,他坚持支持“死刑”,以“有效地来预防犯罪”,虽然这方面他“未作统计”,但当时30岁的克林顿对听众说:“许多年来,我所目睹的总激起我的无比愤怒。”在某些方面,这位新任总检察长甚至涉足对外政策和世界经济,他抨击中东石油价格和邪恶的阿拉伯人在美国的投资,列举它们对整个国家的“可怕影响”。

看起来这位新任总检察长每到一处,就会因为他自诩要成为的那种人而大受欢迎。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在上任后仅两个月,他就被阿肯色高级商会评为全州杰出青年之一。而这一看上去不大相称的荣誉又带有一丝很难察觉的讽刺意味。作为一名年轻的政客,他是在黑人选区内以压倒多数票当选的,现在却得到只有白人才能参加的“小石城乡村俱乐部”的奖励。推选他的那些令人尊敬的法官分别是比尔·鲍恩,一位当地富有的银行家和未来的助手,克林顿的密友托马斯·J. “麦克”·麦克拉蒂,以及他的政友,一位热心的民主党律师戴维德·黑尔,克林顿后来任命他为联邦信贷计划的负责人,1995年,他将在审判团面前为这位美国总统作证。

尽管希拉里·罗德姆夏末和秋天都不在印第安纳州,但她从一开始就在他丈夫的总检察长生涯中有不凡的表现。她不仅在各种仪式与接见中与丈夫站在一起,而且常常单独出面,为某一问题而大声疾呼,内容从强奸案中的证据处理到传媒无耻地注重“调查细节”而不是“发布新闻”。1973